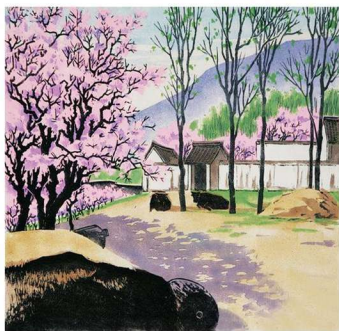




主编 王正儒

文学固原

隆德卷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固原·隆德卷 / 王正儒主编.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44-1433-0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隆德县 IV. ①I218.4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5494 号

文学固原·隆德卷

王正儒 主编

责任编辑 孔 畅 裴子桐

封面设计 倪万军 单永珍

责任印制 殷 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固原博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0247

开 本 700 mm × 1020 mm 1/16

印 张 15.25 字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4-1433-0/I·89

定 价 3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正儒

“东潼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作为关中四大关隘之一的北萧关，亦称汉萧关，雄踞六盘山北麓。因为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历代王朝极为重视对固原的经营，也因其地处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合地带，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所以固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素来占有一席之地。

在《诗经·小雅·六月》里，那一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的远古吟唱，使固原作为文化符号屹立在文学大河的上游，或隐或显地贯穿着文学史的脉络。这是《诗经》的固原，班彪的固原，王维的固原，岑参的固原，王昌龄的固原，林则徐的固原，谭嗣同的固原，毛泽东的固原，张承志的固原，因为文学的表达，固原被赋予了丰富而深远的诗画意蕴，影响着这一地域的历史积淀。

穿越历史的雾霭，秦长城两侧，萧关古道旁，奔走的是犬戎、西羌、义渠、乌氏、鲜卑、匈奴、党项、蒙古、回回的民众，不同的行装，不同的语言，上演着一幕幕历史的活剧。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边塞文化、伊斯兰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构筑了固原底蕴丰盈、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文学是文化最直接传承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对时代的触碰，人性的抚摸，世相的洞察，心灵的关照，是人们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

人生最佳渠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经典的、独一的存在方式，证明着文学不死的深刻道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徐徐洞开，新时期文学吹响了沉睡大地的第一声号角，偏居西部的固原与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跃动，谱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拿起手中的笔，用文字记录着变革中的固原，发展中的固原，奋进中的固原。

于是固原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人。

三十多年的文学历程，见证着文学固原的发展变迁，也塑造了这块土地上的文学群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丁文庆、屈文焜、慕岳、徐兴亚、火仲舫、李成福、马吉福等第一代文学工作者尝试栽种文学的嫩芽，他们立足苦难的黄土地，踏上了艺术的漫漫征程。在他们的努力下，《六盘山》文学杂志的创刊，为培养本土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园地。80年代中期，王漫西、虎西山、张嵩、张铎、戴凌云、杨梓、钟正平、王治平、罗治平、周彦虎、陈鹏生、兰茂林、杨友桐等一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加入了文学的合唱，他们的作品频频见诸宁夏的报刊，形成了宁夏文学独特的“黄土高原派”，作家群体现象初露端倪，文学的树苗扎根固原的沃土。进入90年代，石舒清、郭文斌、梦也、左侧统、火会亮、古原、王怀凌、李方、杨风军、韩聆等第三代文学工作者在储备了丰富的文化积淀后，把宁夏文学天平的重心倾向固原，他们以集团军的方式走出宁夏，冲刺全国，构成了宁夏文学的半壁江山，一片蔚为壮观的文学森林茁壮成长。90年代中后期，杨建虎、单永珍、程耀东、胡琴、穹宇、泾河、唐晴、郭静等第四代青年文学工作者裹挟着前辈的气势，以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为文学固原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世纪以来，了一容、马金莲、竹青、雪舟、李敏、李兴民、倪万军、许艺、马晓燕、红旗、刘汉斌、高丽君、王武军、王玉玺等第五代新生力量的出现，使得固原大地上老中青三代文学工作者共聚一堂，共同谱写文学固原的华章。

三十多年来,茅盾文学奖提名,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五个一工程”奖有他们的名字;全国十佳诗人、《人民文学》奖、《民族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冰心散文奖、鲁黎诗歌奖、庄重文文学奖、春天文学奖有他们的名字。

三十多年来,“西海固文学丛书”、《生命的重音》、“六盘山文化丛书”“文学西海固”等丛书的出版,见证着文学固原曾经的辉煌。二百多人的文学队伍,百部个人作品集、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等多方位出击,文学固原在当下文坛有了一定的声誉。一些人离开了固原,但他们的文学表达依然是这块熟悉的土地。一些人坚守在固原,他们擦洗着文学这张固原的靓丽名片。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

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为了总结近年来的文学成就，见证固原的文学历史，编辑出版一套“文学固原丛书”，则是固原的文艺工作者共同铸就的全景式的心灵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该丛书的出版，必将对丰富文化固原建设增添光彩。

丛书由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文学评论卷、原州卷、西吉卷、隆德卷、泾源卷、彭阳卷以及固原最有代表性的五位作家、诗人的个人作品集构成，蔚为壮观。这次结集，是固原市委、市政府贯彻总书记讲话的有力举措，也是我们奋力做大做强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推动固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文学固原丛书”必然是新世纪以来固原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也是彰显固原文学特色、树立固原文化自信的辉煌成果。

文以载道。我相信，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固原作家群，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呈现花开四野的灿烂画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壮丽的华章。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目 录

序	1
---------	---

小 说

男人们	许 艺 003
恋曲	马晓雁 013
羊信往事	张文瑞 023
折腾	马晓忠 046
人子	张银江 056

散 文

吃喝(外四篇)	虎西山 065
萧关(外二篇)	邵永杰 088
风雨笼竿城(外一篇)	杨七斤 100
西海固散章	咸国平 107
低处的生活	马晓忠 119
这样恶(外一篇)	马晓雁 128
悠悠秦腔荡心怀(外一篇)	刘向忠 135
村庄是有根的(外四篇)	蔡文刚 145
还乡记(外三篇)	苟大乾 154
幸福的日子(外二篇)	张银江 161
这样的女人(外四篇)	陈晓霞 167

老去的村庄(外四篇)	张晓峰	177
枯木逢春(外五篇)	马 嫣	188
诗 歌		
郭静的诗	郭 静	199
谢峰的诗	谢 峰	217
郑臻的诗	郑 臻	225
后 记		233



隆德卷

小说

XIAO SHUO

男人们

许 艺

母亲一定是选在我们熟睡的时候离开的，比如午夜时分。

那时草叶上的露珠还没结成，地面上只是蕴着些薄薄的湿气。母亲将枕在臂弯上的弟弟的脑袋轻轻挪下来，又将妹妹压在她腹部的小腿移开。做完这些之后她没敢再制造更大的声响，她静静地坐着，或者还用温热的目光抚摸了我们被油汗浸渍得光滑的脸颊。等我们一点点陷入更深的睡眠，她就踩着深夜薄薄的湿气离开了。母亲的双脚在下山的黄土路上一定扑起了一条肥壮的蟒蛇，可惜我们既没有看见那蟒蛇怎样从地面上渐渐腾起，也没有听见它怎样碎裂重新碎成尘埃落回地面。

母亲是大人，她可以不必征得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生下来，随意地成为我们的母亲。她也可以在任何一个深夜随意地离开，选择不再继续给我们做母亲。在有权利将这样的随意在新的生命那里重演一遍之前，我们只能接受——接受被生在任何一叶竹席上，在任何一个季节。母亲不怎么擅长创造（她一定不知道这一点，否则就不会常常抱怨她的丈夫是石头了），她毫无章法地把自己的宽额头或者高颧骨分配给我们，她把一个完整的自己七零八落地拆散了。我们因为分别拥有其中的几部分而密切地聚集在一起。有一部分母亲谁也没有得到，它们就那么孤单地留在母亲那里，并最终孤单地、永远地消失。我们的容貌充满了组合的偶然性，这还与一个我们叫他父亲的人有关。这个人可能是教授、商店老板、酒鬼，或者屠夫。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的父亲这种父亲，他所做的事情是修房子。他大约很乐意为别人修房子，甚至以此为生，但首先他必须修一所供我们全家人居住的房子。不幸的是，这位

父亲修的房子总是不出七天就会塌掉。这并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有的父亲可能一次就修好了房子，但他们种的麦子却总是结不了几个麦穗，或者他们的生意总是赔钱、戒不了酒成天喝得眼珠通红、无法涮出一副干净且没有被铁棍捅破的猪肠子，等等。便纵如此，父亲却从没有放弃过。这样的父亲总比一个遇到困难就退缩的懒汉强，但在母亲眼里，这似乎并不是什么优秀的品质。父亲每一次清理废墟重新浇筑地基的时候，母亲总是依靠着榆树把双手搁在灰布围裙下，我们知道围裙下她的中指正狠狠地抠着拇指内侧的指甲和皮肉——她焦躁不安的时候常常这样——嘴里愤愤地念着：

“石头！石头！刀枪不入的石头！”

母亲是美丽的，也还年轻。她手指修长，更适合弹钢琴或者玩纸牌；她脖颈纤细得像天鹅一样，去跳芭蕾一定会引得人人嫉妒。我们猜想她一定更想嫁给戴金丝圈眼镜的教授或者拥有葡萄酒窖的木料场老板，而不是每天让双手在石灰水泥木梁之间来来去去。她也一定试图改变过父亲，可每次谈话之后父亲总还是撅着被涂料溅白的肥屁股专心地搅拌砂浆，母亲强忍眼泪仰头望着天狠狠地念叨：

“石头！石头！比石头还要坚固的石头！”

父亲生来就是修房子的，一个人怎么可以随随便便从修房子的变成教授或者老板呢？如果大家都这样变来变去，我们还怎么知道谁是谁呢，那生活一定会乱套。母亲从来不会去想这个，她只是抱怨父亲“石头！石头！”仿佛父亲比院子里的榆树还要坚固，多大的风雨和烈日都不会让他挪动一小步。

大人的世界总是这样，我们没有资格去说什么，也没兴趣去谈论这些。我们只是在天亮的时候被父亲暴风一样的声音喊醒去镇上拉回新的木料、水泥或者别的建筑材料，在天黑的时候蜷在榆树下的破帐篷里进入梦乡。榆树的一旁永远是又一次新砌的地基，或者四壁尚未架上屋顶的墙，有时候那里会是一幢等待坍塌的新屋，看着就让人担心。

母亲离开后的第一个清晨，当父亲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后，他瞪大被石灰伤过的眼睛，像被烫伤了那样甩着双手。父亲咆哮着走进昨晚刚刚完工的新屋里。他咒骂着母亲，说她是个蠢女人，看见新屋修起来了却还要愚蠢地离开。像以前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屋顶和门窗嘎吱吱地响起来，像个站不稳的坏女人那样左扭右扭。我们姐弟三人退到榆树下，捂起耳朵等待着那熟悉的一

幕。窗户开始变扁，屋顶的横梁吃力地发出骨头即将折断一般的嘎嘎声。我们一顿一顿地点着脑袋在心里默数一——二——三——，新屋子就塌了。

毫无疑问，父亲的咆哮声太大了。

父亲叫喊着从歪歪扭扭的窗口钻出来，我们很理解地望着他。与母亲走掉相比，屋子塌了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即便母亲不走父亲不咆哮，它终究还是要倒塌。如果咆哮能让此时的父亲好受一些，我们完全不介意新屋现在塌还是改天塌。我们重新套好车，去镇上拉新的建筑材料，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妹妹和弟弟动作异常敏捷，谁都明白他们是在向父亲表达同情，可我们谁也不说什么。我驾着车子拐弯的时候看到父亲垂着双手愤怒地瞪着眼睛，他似乎并不领我们的情。聪明机灵的弟弟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忽闪着那双睫毛浓密的大眼睛望望我。弟弟是我们姐弟三人中最漂亮的，他从母亲和父亲那里分得了最好的部分，父亲总是从他的脸上看到自己俊俏挺拔的鼻子，母亲也总是在他那里看见自己有神的大眼睛。我们谁也想不明白他究竟付出了什么而得到了这些，但他因为这毫无道理的理由常常得到父母更多的呵护。不知为什么，我躲开了弟弟的眼神。他扭回头去，将母亲的眼睛望向塌毁的屋子和那旁边的榆树。

一切如故，只是少了母亲依靠在树下抠自己的手指。我们在心里重复着她绝望的念叨，仿佛过去和现在是一块断裂的砖头，我们用心中的默念作砂浆，将砖头上那不能忍受的缝隙弥合起来。我们努力唤醒着记忆里母亲的声音和情态，“石头！石头！”

母亲离开以后，驾车的差事就非我莫属了。我驾着车子满头大汗但娴熟地往来在这条黄土路上，妹妹和弟弟分别坐在车辕的左右两侧。

“真是三个能干的孩子。”

“看最小的那个，长得既像他父亲又像他母亲，长大了一定像他们一样能干。”

车上拉着一套新的实木门窗，木头潮湿的香气还未散尽，又混杂着些我们熟悉的驴皮胶的味道。弟弟谦逊地低下头，羞涩地摩挲着窗格上木头的纹理。我们在路人的赞美中驰过。

远远地就听见墙壁倒塌的轰隆声，接着看见腾起的土雾。早上塌剩下的一壁墙在我们拉回新门窗之前又倒塌了，父亲此前一直试图加固它。作为这

位父亲的孩子，我们从不担心他会被屋顶或墙壁砸到，他像我们熟悉怎样驾车一样熟悉新屋的嘎嘎声，知道怎样以最快的速度躲开屋顶和墙壁的威胁。我们把车停在榆树旁的时候，父亲正拿着水平仪和角尺检测石砌的墙根，他的头发里落满沙土。看看损毁的旧门窗和车上我们拉回的新门窗，父亲赞许地挥了下他手中的角尺。

生活每天都过得忙碌又充实。我们原本可以像磨道里带着眼罩的驴子一样终生不走出磨轴的半径，可是这天，弟弟出事了。我们的磨轴断裂眼罩脱落，我们的磨道没了。

这一次父亲的新屋竟然度过了七天还安然无恙。他得意地赤脚坐在屋檐下，一只手空垂着无意识地摇晃或抽搐，一只手攥着酒瓶的长颈。父亲故作随意其实小心翼翼地用后背抵住窗下的半截墙壁，任黄亮的阳光钻进他乱蓬蓬的头发，照亮那些堆积在头皮上的沙尘。穿过酒瓶的阳光变成了淡淡的油绿色，父亲兽爪一样的手指和指甲里黝黑的尘垢都被那油绿的光彩华丽地包裹起来。

夜色降临的时候父亲讲了房屋居住的诸多优势，把我们从出生就居住的帐篷贬得一钱不值，然后殷勤邀我们进新屋睡觉。我说闻不惯新屋的石灰味儿，妹妹说受不了新屋的潮气，弟弟说新屋顶和新门窗的木头味儿会让他心慌失眠。我们再三拒绝的时候父亲的自尊明显受到了伤害，可谁也不想在做梦的时候被呜哩哇啦的惊慌叫喊吵醒，然后相互提醒着掉下来的砖头瓦片、拎着裤子从新屋的炕上跳到星辉斑斓的院子里。那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已经够多了，多得让我们不想重复更多一次。

父亲独自去睡了，还关上了屋门。我们想提醒他屋门还是像以前那样敞开着才方便应对突然的坍塌，但大家都没说出口。

从未有过的第八天。

弟弟说了一夜的梦话。当第一束光亮射进帐篷的时候，我们全都把脑袋探出去寻找坍塌的废墟。清晨的阳光散射着琉璃一样的光泽，我们新屋的屋顶在这样的阳光中显得神采奕奕。我们用拳头揉揉眼窝里黏稠的眼屎再望一眼，叹一口气各自又倒在了枕头上。

我们从没有遭遇过这样的空虚和寂寞。

我们从没闲过这么长时间。

我们闲得牙齿发痒，浑身的骨头像长了刺一样瘙痒难耐。避开父亲，我们悄悄套好车时刻准备着在一声轰隆声之后去镇子上拉建材。弟弟用弹弓打过露在屋檐外的那根主梁，妹妹夸张地站在墙边咳嗽过，然而我们无所事事，空虚至极。背靠榆树呆呆地望着这诡异的屋子，我们第一次感到失落，茫然无措。

弟弟百无聊赖地折断一截榆树枝，摘下几片墨绿的老叶子丢进嘴里嚼着。唾液和榆树叶的黏汁纠缠在一起油腻腻的时候，他就把那黏液吐出来涂在鬓角消暑。整个中午他都在嚼那些叶子，妹妹恶作剧般地帮他守护着那恶心的黏液，看它们快要滑落时就用榆叶接住，重新涂回他的鬓角。渐渐地，他把整个脑袋都涂上了这恶心的黏液，像一只翠绿的青蛙。这只青蛙躺在榆树的荫凉里，和妹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二姐，你要嚼么？榆叶里有母亲的味道。”

“你是说树香和奶香是一个味道吗？”

“如果你是母亲，你会走吗？”

“这个……那如果你是父亲，你会去做别的吗？”

“好凉快啊，我骨头里闲出来的那些刺全消了。”

“那很好，最好能把您脑袋里那些刺一齐消掉。”

“二姐我凉得快发冷呢，我像叶子一样凉了……”

如果没有我的一声惊呼，不知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在妹妹昏然睡去的时候，涂着黏液的弟弟变成了一只硕大、翠绿的树虫。我看着他躺在那里静静蠕动，渐渐缩小。起初我以为他在玩什么调皮的小把戏，直到他小到像一只真正的青虫那么大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我惊呼：

“弟弟变成树虫了！”

妹妹惊醒过来的时候，弟弟已经成了一条真正的虫子。翠绿的它快速地变深，变成了不祥的红棕色时，它开始剧烈地扭动。弟弟那一双大眼睛现在比芝麻还小，但谁都认得出来，那是弟弟从母亲那里分得的那双有神的大眼睛。

虫子摇头摆尾不安地扭动着，我们都看出了它的惊慌。当红棕色的外壳渐渐从尾部开始和它黑色的肉体剥离时，虫子咧开嘴巴大叫着，可谁也听不见它的叫喊，这种树虫是不会鸣叫的，它躺在我的手心用尽全身的力气扭动、抽搐。它正与另一种力量搏斗。小小的嘴巴因为疼痛而撕裂开，黄绿的液

体从撕裂的嘴角渗出来。它在表达疼痛，同时在向我们呼救。

必须立刻送医院！我捧着它，怕跑得太快它从我的手心掉落，又怕合起手掌来攥住它疼痛的身体会让它更痛苦。我就那样半握拳捧着我可怜的弟弟飞奔。妹妹和父亲都认为我过于惊慌了，我来不及给他们看看手心的弟弟疼成了什么样子，我只是用最严厉的声音呵斥他们：

“快一点快一点！快去驾车，来不及了！”

我的呵斥像暴风摔打着铁皮，父亲终于紧张起来，慌乱地去套车。妹妹也慌乱地奔向我。父亲和妹妹的慌乱让我稍稍感到放松，有人与我共同分担这件事情了。可当我展开手掌看弟弟时，我的心又陡然间揪起来。疼痛明显地掌控了他，他连扭动都不能那么尽情了，我看到棕红色的壳与他的肉体越来越明晰地剥离开来。形体毁而精气散，它们将最终剥离开来……心像一把铁锁沉到了水底，我嗅到了死亡隐藏在树梢间的气息。

“弟弟的壳快掉了！”妹妹也看出了这趋势，她惊呼起来。

我连忙呵斥她：“不要说话，快跑！”

妹妹将这情状用语言传达出来，让我感到万分惊恐，似乎这话是一枚钉子，含在嘴里时它只是一堆铁屑，可这钉子一旦飞射出来就一定会把一桩事实像标本一样活活地钉在墙上，再也没有辩驳的余地。

父亲的车为什么还不来？为什么还不来？

我不敢去看掌心挣扎的弟弟，我怕看到他的痛苦而我对这痛苦无能为力。我感到身体内无数条串联起我的绳子绷得紧紧的，就快要挣断了。我本能地想寻找解脱，可这一闪念的自私立刻被我掐死。如若真的去实现这解脱，对于弟弟将是怎样的背弃啊！我只好将所有心思都集中到等待父亲的车子上，以此来逃避这痛苦。

车子还不来……我无望地仰起头，太阳像一个巨大的黑斑烙在灰白的天空。我强迫着想要逃避的自己再去看一眼弟弟。它几乎已经不扭动了，它的肉体正和它的壳完成最后的一点剥离，那黑黑的肉体逐渐紧缩起来，弟弟的活气随着水分和血液一点一点地散发掉。

“爸爸——爸爸——”妹妹在车轮腾起的尘土里大声喊叫起来，慌乱的父亲驾着车子一路追赶我们，却不知道他刚刚越过了我们正独自驾着车子向前冲去。父亲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走过去镇上的这条路了，从我们记事起他

就一直在我家的宅基地上忙活，或许他早已忘记了怎样在路上做事。也可能石灰伤他的眼睛很重，我们平时不曾察觉。弟弟的命就在我的手掌心里，气若游丝，可我们的父亲却凶猛地往前冲去，仿佛弟弟的命远远地在我们的前面。

“若父亲看得见我们，驾着车去医院弟弟一定还有救，可这样……”我近乎绝望，奔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我懈怠地看一眼弟弟，这个干巴巴在我的掌心缩成一团的黑东西，它的眼睛干瘪地贴在上面，随时都会干成碎屑掉落下来。我觉得此刻的奔跑完全是徒劳，只是碍于妹妹在场，碍于弟弟一丝微弱的气息还在我的手掌心浮游，我不好意思停下这追逐着生命的脚步。在这种时候，任何徒劳的举动都是最深沉的道义。妹妹大步奔跑着越过我，去追赶父亲和父亲的车。她毫不迟疑，仿佛她原本就是要追逐看不见我们的父亲。她追赶并叫喊着，以便于父亲看见我们。

父亲终于听见了，他意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他慌乱地调转车头，驾着车回来接我们。可是，父亲再一次越过了我们。他肥硕的屁股在车座上辛苦地摇摆，他的背虔诚地伏下。他想更快一些，他正在追赶儿子的生命。他和他的车子在飞扬的尘土里奔跑，久久不肯停下来。

弟弟的外壳完全剥离了。那壳像干涩的苹果皮一样空空地蜷缩在我的手心，而它黑黑的肉体失尽了所有的水分，终于干成了一片卷曲的枯叶，连着半截叶柄。妹妹接过枯叶弟弟，看着，慢慢地缩紧手指。我大叫起来，生怕她把它攥成碎末。死亡的气息从脚底升腾起来，无处躲藏，它以它的沉重拖拽着我的身体，让我往地面沉下去。它甚至细致地拽紧了我面部的每一块皮肤，我感到无比疲惫，额头，眼皮，面颊，全都像垂挂的软面片一样往下降落。我相信我的整个脸面都会一片一片地掉落，只有鼻尖的一块皮肉会因为高高耸立而挣脱整体的坠落，独自挂在高处。妹妹不知事态严重，单手抱着弟弟继续奔跑，一边叫喊着：“姐姐姐姐，快点啊……”

气喘吁吁的父亲不知何时调转了车头，这时候，他又一次越过了我们。我和妹妹暴躁地喊着父亲，无望地看着他向前冲去。我们相互望一望对方，决定放弃父亲可能提供的帮助。我们打算跑去车站坐车。

小巴客车一路往前开着，客车喷出的黑烟和呛鼻的汽油味儿标榜着它的速度，我们感到些许安慰，打开车窗让凉风带走横流的汗水。妹妹小心地护着枯叶弟弟，以免吹进车窗的风将它带走。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更